



## 归去凤池夸

卓然



春分已过,春花烂漫,竹溪的海棠花像漪漪一样,一直浮动在我的记忆深处。

去年4月的一天清早,金色的晨雾广布山头,营盘山像裹了冰纱的女孩,微微含笑,频频点头,为我们送行。背依青山,面向朝阳,若醉若梦的小红楼隔着淙淙流泉也在向我们挥手。面对此情此景,我心里暗暗说,营盘山请放心,我会“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是的,这是柳永说的。但柳永“归去凤池夸”的是“三吴都会”钱塘及其“三秋桂子”,我将“归去凤池夸”的是“朝秦暮楚”的竹溪及营盘山的“玉色海棠”,要夸夸竹溪的物华天宝,夸夸营盘山的壮丽和富瞻。

### 竹溪吟

先夸竹溪。  
从竹溪回到家第三天,应邀赴了一场晚宴。明月春风,七位诗人,大家都在对酒说诗,我却滔滔不绝大赞竹溪,大赞营盘山的海棠花。朋友也说海棠好,但却笑我太痴,说你见过海棠花吗?为什么跑湖北去?山高路远,车马劳顿,你值吗?  
我没有说值,也没说不值,我只是说,海棠到处有,但天下竹溪却只有一个。你听说过海棠,也见过竹溪吗?单凭“竹”与“溪”这两个字,就应该美得诗意横流。去看看竹溪风光,去领略竹溪风情,我觉得应该不惜足。

是的,竹溪并不大,是个小小的县城。四围青山,像个精致的碧玉雕盘,将玲珑的竹溪城置于其中。层楼与青山竞高,人心与三月争春;菖蒲与海棠异色,鸳鸯与山二黄共韵。户牖参差,门庭华好。泉与溪同流,米与茶齐香。工业与时代共步,文化与岁月共存。这是竹溪概略。

拙于言辞,我没有更好的方法和技巧,把竹溪的风物描述到绘声绘色,便拿出手机,调出竹溪的风光照片,沾着美酒,和着月色,把竹溪凝成了一首《江城梅花引·竹溪吟》:  
依春傍楚看朝晖。望阳春。正阳春。轻暖春毫,听啾啾晓钟。长峡长城风景异,云出岫,水生烟,金稻芬。

稻芬。稻芬。茶更芬。橘也芬。梓也芬。郁郁馥郁,处处是,花魄诗魂。芝兰兰馨,婉婉绕新村。茵茵萼萼绿紫,绿不尽,竹溪情、梓里亲。

## 试春盘

王太生



陆南道上名医故居众多,其中,坐落于陆南道109号的方先之故居颇具特色。

这是一座英式摩登风格的二层别墅,始建于1942年,外观简洁明快,在别墅二楼之上是红色顶棚的阁楼,在陆南道整体呈现灰色调的建筑群中,像是一只卓然出群的丹顶鹤,令人眼前一亮。别墅主体为砖木结构,外墙为白色混水砂石罩面,其间点缀着不规则的水平向红砖线条,别具特色。红砖是天津独有的建筑材料,据说20世纪初天津开埠(今水上公园)一带的某个砖窑厂在烧砖时烧过了火候,制成的砖外表凹凸不平,成了疙瘩砖很难销售出去。其时,正在意大利工部局工程处工作的鲍乃弟发现这种砖不但比耐火砖更为坚固,而且还有隔热隔热的特性,便将这批“废料”全部买下来用于“疙瘩楼”的建筑,开创了将红砖作为建材的先河。后来五大道的不少建筑都以红砖作为建筑外立面建材,物美价廉的同时还增加了建筑外立面的肌理感,形成了天津小洋楼建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方先之故居外墙错落有致的红砖,也彰显着这座安静洋楼主人的不同寻常。

方先之(1906—1968)是中国骨科先驱、中国骨科医学奠基人,有“骨圣”之称。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副主任委员,天津骨科医院院长。

1906年2月24日,方先之生于浙江诸暨县暨县。1928年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读。当时协和医学院为中国最高医学学府,素以高质量闻名,每届仅二三十名学生。方先之经过8年的严格训练,最终以优异成绩完成全部医学基础及临床课程。毕业后,方先之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先后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及讲师,深受各级医师拥护及尊敬。

1938年,为继续深造,方先之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骨科学习,学成回国后应邀加入北平协和医学院担任教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协和医学院被迫关闭。1942年,北平协和医学院被日寇侵占,方先之断然拒绝为日寇工作。随后,方先之与金显宅、卞万年、卞学鉴、王志宣、关颂凯、林景奎等名医一同移居天津,共同开办“恩光医院”。1942年春,在天津绅商雍剑秋支持下,方先之、张纪正、柯应燮、邓家栋等名医又租用雍氏名下的西湖饭店设立天和医院,意为天津的协和和天和医院于1942年7月1日开业,方先之负责

暖花开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在脚下,瞪着眼睛看着你。朝阳河坡的荠菜喜欢成片生长,绿油油地占满了每个角落,不一会儿,就挑了半篮子。《诗经·谷风》也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野菜中,荠菜的味道是最好的,无腥苦,无怪味,摘些叶子用手一搓还有些淡淡的甜香,这种不偏不倚的味道,与其他食材混在一起,淡者入味,浓者提鲜。

试春盘,螺狮头炒韭菜要上的。韭菜,长在古代文人的菜园子,随手可摘。螺狮头是我们这儿的特产,老太太守着一脸盆儿在街边摆卖,脸盆里有青螺、白螺,老太太拿一根针,将用开水焯过的螺狮肉一颗一颗从壳里挑出来,挑出来的一丁点点的肉,叫螺狮头。

春暖花开,潜伏在泥土中休眠的螺狮纷纷爬出。青壳螺肥而不腻,韧而不老。将螺狮头在热油锅里先炒,入糖、醋、酱油,猛火翻炒。螺狮头有八分熟,再炒韭菜,两者合在一起,拌匀,撒上白胡椒粉。想到有个朋友一只手扶酒杯,腾出的一只手直接从一盆水煮螺狮里捏出一只青螺狮放在嘴边啜吸,滋滋有声,我就要笑。好多有能耐的人,碰上好吃的,吃相也总是不管不顾的。

吾乡早春的一盆河歪烧成肉,也合河鲜炖春

个,故垒冷月残峰。恨也愁且过也,也莫怨、酒楼灯红。扣瑶塔,卜天下事,明月照虚空。

### 吊古营盘山

看过楚长城,你就站在营盘山吊古吧,凭吊一回那“八百里大营盘,三千年绝龙岭”,凭吊一回殷商太师闻仲。问一问天,问一问地,问一问风云和草木,传说闻仲曾经拜师神灵圣母门下,能够金、木、水、火、土通诸端变化,手持雌雄鞭,坐下黑麒麟,与黄飞虎并称文武双璧,为什么难为商纣王守住那片江山?

凭吊古人,寻觅古迹,触摸一下历史的深度和高度,感触历史的痛点与闪光点,然后想想,你将对漫山遍野的野海棠诉说些什么?海棠花又会对你说些什么?为引发你的思古之幽情,我写下了一阙《木兰花慢·竹溪营盘山吊古》:  
汉江流楚,秦雨暖,楚风凉。待望远登高,空云故垒,烟隐边墙。闻仲营盘旧地,草树嶮岩,春色茫。空山不是小池塘。祚胤或如霜。据山水双璧,梁山偏伙,熔断金汤。纵有托孤元老,只忍看潮汐泛汪洋。若问谁语兴替,海棠感荷沧桑。

### 文章华物

面对“中国著名作家采风基地”的金匾,在夕阳斜照的小楼凭栏,偃着翠竹,坐在日夜流淌的百草泉畔,读一读湖北省国营竹溪综合农场编印的“竹溪县营盘山征文”,看看竹溪文化人笔下的营盘山是怎样的一座山,看一看竹溪综合农场的主人们都在做些什么?看一看竹溪作者笔下的海棠花美不美?看一看他们在憧憬什么?在希望什么?散文《营盘山的童年》《寻幽营盘山》《几度海棠入画来》,组诗《秘境营盘山》,篇篇都好,都是好诗美文,我下边粘贴的是文稿中的一首小词《行香子》,据说这是一位乡村女子写的,读一读吧,读一读竹溪人的情怀和文心:  
绿草如茵,飞瀑如银。慢行来、空气清新。密林栈道,一路无尘。近营盘山,绝龙岭,太师魂。  
杜鹃花艳,古柳开春。喜山中、岁月无痕。犹思归去,做个西邻。对一溪诗,一溪水,一溪云。  
我不是说这首《行香子》好到无限,但作为诗词爱好者,我不能见好诗词不动心。词的前片最后三句是“近营盘山,绝龙岭,太师魂”,层次分明,意境渐深,先把你引上营盘山,再把你送到绝龙岭,让你走近“太师魂”,走向远方,走向幽缈,走向空灵,走进历史深处。下半阙“犹思归去,做个西邻”,中国有句古语:“百金买地,千金买邻。”诗人为什么愿意作营盘山的“西邻”呢?仅是可以“对一溪诗,一溪水,一溪云”吗?营盘山带给了诗人怎样的吸引力?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做个西邻”,给读者留下一个很大的空间,让读者自己去看看去想营盘山吧。

湖一杯好茶,在一个好的清晨,读一篇好文章,一整天都是好心情。

风。普通人吃过一定会学着自己做。河歪就是河蚌,鹌蚌相争里的那只河蚌,外壳裂纹,黑褐色,将刚出水的河歪洗去稀泥,小厨子拿刀背将河歪壳敲几下,剔下河歪肉,再用刀去壳,将河歪肉扁扁压实,将腊月腌制的咸肉切成块,入姜、黄酒、水,置锅里煮,小火炖,河歪肉不烂不好吃。临起锅时,再加些冬笋同炖。

春卷用荠菜作馅,摊放在皮子上,将两头折起,卷成长卷,下油锅炸成金黄。包春卷要用春卷皮,我们那地方,把烙春卷皮叫作“甩春卷皮”。甩春卷皮,挺有意思的:一个光头胖男人,手上黏着一团黏而有弹性的面。他把炭炉子支得老高,齐到胸前,炉子上一锅皮平锅,面团在烧热的铜皮上一甩,掀下来,就是一张春卷皮。一甩,又是一张春卷皮,一甩一甩之间,案台上已经码了一摞春卷皮。圆形的春卷皮薄如蝉翼,拎起一张春卷皮,在阳光下看,透过稀疏纹理能够看见黑黢黢的市井人影。

一桌好菜,是一种意境、心情和愿望。  
围一桌好菜试春盘。这让人想起清代诗人何钱《普和看梅云》,“小几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二三人围坐,对饮小酌,爱山川风物,饕餮美食,爱这春暖花开,清风晓月时,烟火人间的俗世生活。

1988年,奥地利克拉根福市新置石雕《静》,新华社称其为“出现在欧洲的第一件由中国雕塑家创作的现代雕塑作品”。我在报纸撰文《《静》思》,说“这第一,颇有点许海峰洛杉矶首开纪录的味道”,并就此“走向世界”与“拿来主义”稍作发挥。我把短文剪下,与《纪念刘胡兰烈士就义三十周年》邮票一起贴在明信片上。邮票上有烈士雕像图案,雕塑原稿是1951年由雕塑家、美学理论家王朝闻创作的。

“新闻工作者与艺术家的分工只有相对性。王朝闻一九八八、十二、二二”,王先生在这件集邮品上题写的这句话,颇见他晚年文稿的语言风格。

让我没想到的是,王先生见到这张邮票,第一反应是惊讶。他说,刘胡兰雕像上了邮票,他不知道。他与夫人简平仔细端详,反反复复地看了一阵子,然后说,可能是山西纪念馆的雕像吧,不知道出了邮票。又问,哪年的邮票?我答,1977年。他听后,对简平说,那时不会告诉我们的。王朝闻先生说,当年为塑刘胡兰像,先做了五六十个女孩子头像。他指着书柜顶上陈放着的雕塑让我看。接着说,女孩田桂兰、郭桂香都十六七岁。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两人名。王先生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雕塑课。塑像完成后,由几个学生去做放大。很不满意他们的改动。说着,又让我看客厅里1米多高的铜像。他说,这是我自费由原作翻模铸造的。

王朝闻先生说,塑像时,模特是美院请的,参考着装姑娘的照片,初成一稿。塑像选取刘胡兰走向敌人铡刀的瞬间,着力表现其大义凛然的崇高精神。按照亲历者的场景叙述,初稿本为双手被捆身后。一天灵感突至,不可不以为英雄松绑?经与董希文、李可染讨论,决定去掉绳索,改为双手紧握拳头,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来刻画刘胡兰临危不惧、献身人民事业的英雄形象。原稿完成后,请刘胡兰继母胡氏来北京,到革命博物馆去看。胡氏说很像,就是我们胡兰子。问哪里像?回答“展”——又仿佛“在”的发音,不知是山西话里哪个字,大概是指气质风度吧。

王先生对明信片题字,“新闻工作”之后,原没有“者”字。明信片已交给我,又要回去。他说,下半句“艺术家”有个“家”字,上半句“新闻工作”要有个“者”。又说,地方不够写了,本来还有一句:“都需要研究美学”。

先生以认真、严谨处世做事,包括他的文字他的著述,包括雕塑创作。

一年后,话题又涉及集邮。王朝闻先生赞许我的集邮写作,说这可以丰富集邮活动的文化趣味。又说到刘胡兰纪念邮票。先生讲,雕塑原稿放大雕刻石像时走样了。曾有为山西文水刘胡兰纪念馆重新放大雕像的提议,没能行得通,原因是时间长了,烈士纪念馆那尊雕塑已经是文物了。王朝闻先生说,这样讲不能不说有道理;但是,如果你写文章谈到这幅邮票,一定要给予说明。我回津后收到先生的信:“借邮票以抒发自己的感想,是一种有益于读者的写作方式。单就你对贝多芬或梅兰芳的纪念邮票所发表感想来说,至少可以丰富集邮爱好者的知识,从而引起提高自己情操和人格修养的愿望。”信中又说到那张纪念邮票:“它的政治意义来说,当然是可珍的。但它那经过放大而与原作颇有出人的雕塑,就不那么使我感到是十分可珍的艺术”。写信时间是“1989年12月25日凌晨”。

这张明信片上,还有一处题字:“雕塑雕塑。王朝闻”。同词重叠之妙,可以理解为深情声声,诗一般反复吟咏;也可理解为对于雕塑这门艺术本身的钻研与提升,精雕细琢,如琢如磨。王朝闻学雕塑出身,学生时代就读于杭州艺专。《雕塑雕塑》是他一部著述的书名。

这张明信片上,铃有朝闻先生的一枚闲章:夕不甘死。这也有故事。初次拜访王先生之前,我先打电话给某文化机构,问:“王朝(zhāo)闻……”对方毫不客气打断我的话:“应念王朝(cháow)闻,你连人家的名字都读不准……”我向朝闻先生说起这件事,先生大笑:“强不知以为知,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本叫昭文,在杭州艺专时,与一位姓陈的同学同名。两人一商量,他就改了名,典出孔子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王先生讲,常有人开玩笑,说这名字不吉利。我的应答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还没有“闻”尽,不甘心死呀。先生讲到这里,去书房取来一枚印章,对着哈哈气,用力在我的本子上印下四个红色阳文篆字:夕不甘死。

在明信片上盖这文章,是结识朝闻先生多年后的事情了。

# 满庭芳

第五三八期

## “骨圣”方先之创办“骨科黄埔军校”

齐珏



骨科,兼看外科。此后,方先之又在天津绅商周学熙等人的帮助下成立了天津骨科医院。由于方先之医术高超,短短几年内就在天津颇负盛名。天津解放后,方先之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精神焕发地把全部精力倾注于骨科医疗事业。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方先之参加了首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治伤员。在前线对伤员的救治中,方先之发现伤员中很多不应该残的残了,不应该截肢的截肢了,他感到新中国培养骨科专业人才不容缓。为了培养骨科人才,1952年,方先之联合同道向卫生部申请成立骨科医师进修班。1953年,卫生部委托方先之在天津创办了骨科高级医师进修班。方先之教授亲自制订教学计划,编写讲义,亲自授课。从1953年至1968年,方先之授课的骨科医师进修班共办了15期,每期40人,为国家培养了600多名骨科专业人才,这些学员日后均成为各地骨科临床技术的领军人物和学科带头人。进修班的卓著成绩,受到高教部和卫生部的表彰。天津医院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骨科医生的摇篮和‘骨科的黄埔军校’”。

方先之尊重科学,严谨治学,在学术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他研究制定了系统的学科建设管理体系,为发展中国的骨科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方先之在骨关节结核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骨肉瘤分类等方面均有建树。他还是第一个将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治疗的经验介绍给国内医学界同行的学者。1951年,他首创治疗骨关节结核病灶清除疗法;他对骨肉瘤提出的分类方法,被称为“方氏分类法”;他在全国首创“切开复位及内固定”手术疗法,使关节骨折的治疗率与功能

恢复率大为提高。从1958年开始,天津医院的骨科医务人员,在方先之率领下组成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研究小组,将现代科技和现代医学方法与传统中医正骨相结合,并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经验在全国迅速推广。方先之领衔编辑出版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一书,总结了中国传统骨科的历史经验,奠定了中西医结合骨折新疗法的临床基础,书中归纳治疗骨折的四大原则至今仍为骨科治疗的重要指导原则,是中国乃至世界骨科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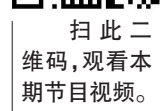
1968年6月29日,方先之因患肝癌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病逝,时年62岁。就在方先之病逝的这一天,一位中年男子怀抱婴儿匆匆跑进天津骨科医院门诊大厅,他说自己是从云南慕名来天津请“骨圣”方先之医生抢救自己病危的孩子的。当这男子听说方先之就在这一天已经去世时,他顿时号啕大哭,悲恸的哭声在门诊大厅久久回荡……

如今,陆南道109号已是某单位办公用房,但“骨圣”方先之的事迹仍被大家铭记。

系列文章《小楼春秋》2023年4月11日开始刊发,至此100篇文章全部刊发完毕。

### 《小楼春秋》解说词: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高克强:  
每次手术之前,方先之都要查那个手术部位的图谱,按说他协和毕业,美国州立大学医学博士,有那么多的经验还用得着这些吗?我接触过一位老医生,他说看方先之的手术,就像看一个艺术作品一样,下刀非常精准,出血非常少,而且伤口很小。他很替病人着想,那时候没有空调,夏天做手术的时候病人很遭罪,而且对伤口也不好,每到盛夏的时候有手术,他就破例要求手术六点半开始。(节选,有改动)



扫此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